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三五回 張道士治病顯神通 濟和尚唱歌含妙義

話說張天祿穿了一身簇新的太極圖道袍，頭戴九梁巾，足登無憂履，一手抓了「活神仙張天祿祝尤科」招牌，一手拿著雲刷，背上包袱，出了棧房。走到一個大市口，委實熱鬧不過。一些走路的看著這一個老道是一個祝尤科，不知道治病是怎樣治法。有些沒事的以及一些小孩子，便成陣打伙跟著他走。張天祿大喜。看官，你道這道士喜歡的什麼事？大凡他們走碼頭的一些九流三教，到了街坊上面，有人烘烘在後面跟著走，這都是興隆氣象。最怕他走他的，人走人的，那就沒得意味了。閒話休提。且言張天祿見街上。一些人跟著他走，曉得他們這班人個個信邪，便格外裝腔做勢。走了一箭多路，到了一個城隍廟門口，那門簷下面倒是很乾淨的。天祿忽聽耳邊道：「此處打個場子倒是很好。」張天祿當下便走下階沿，將招牌向那下首閉著的冷門上一靠，轉身把包袱卸下，打開了，將小菩薩供在當中，筆硯黃紙順在旁邊。向湯圓擔子上討了個火，點著了一股香。又將那幾件壞衣服疊得方方的，向上一坐，雙目一閉，手搖雲刷。坐定之後，又聽老狐在耳邊道：「單坐著，哄不動人來，你嘴裡要說呢。我教你，你學著我說啊：本道朝山回廟，順路普救世人。學得仙家奧妙，能除百病之根。不用丹丸藥料，專用符水求神。只因貴地初到，貧苦不取分文。作為傳名廣告，試驗方知假真。有病速來祝告，僅限兩個時辰。過午有病不證，請候明日再論。若有立不見效，就請驅逐登程。」

張天祿說畢，果然無數的人把廟前圍了一個圈子。有的道：「老菩薩，我的筋骨痛醫得好嗎？」有的道：「老仙家，我的大頭風醫得好嗎？」有的擠到裡面，把嘴頭打上幾下道：「牙齒病可能醫嗎？」有的站在旁邊，把腿子伸了一伸道：「凍瘡腿可能治嗎？」這時道士的生意上了門了。張天祿都應道：「好看，好看，還能立時見效。」當下站起身來，吩咐道：「諸位有病的，只要跪在菩薩的面前，將眼前做了一件什麼作孽的事，低低的在菩薩面前祝過。我這位菩薩，名叫九天玄女仙姑，他最喜人知過必改。所以他老人家看見你自家曉得過失，立時就叫你疾病離身。」說著便畫了一張鬼畫符，在香上吹著了，火焚掉之，又喊道：「有病的快來試驗！」

一些人你看看我。我看看你，以為跪在廟門口都有些不好意思。內中有一個流氓，他的副面孔最老禮的，身上卻起了一個發背。當下哼哼的托住一隻膀臂，擠到裡面，向地下一跪，磕了幾個頭道：「弟子王禿頭，存心本不情願做壞事，只因修心就沒有飯吃，求菩薩原諒一點，叫我病好了罷！」他在這裡待祝，那老狐暗暗吐真丹，在他背上走了幾轉，把瘡毒收盡。到了禱祝過後，他自家並不曉得，還是托住那臂，以為要候他來醫。便說：「老菩薩，就請你先代我治罷。」張天祿道：「你放手看，可疼是不疼了？」那流氓把手一放，果然一些不疼，口裡只喊奇怪。又道：「我到底不甚相信，那裡好得這樣快呢？」他也不怕冷，隨即把衣服解了一解，放出一隻膀臂，用手一摸，忽覺一樣東西，同一片樹葉一樣向下一落。那個流氓慢慢的仔細一看，原來碗大一個瘡疤倒落下來了。那臂上滑滴滴的，只剩了一個瘡癍。那流氓套著衣服大笑道：「真是活神仙！真是活神仙！是要代他傳名呢。」說罷，往外就走。自此以後，一個個的都要病好，也顧不得怕醜。一班一班，那廟門口石頭台上都跪滿了的。你這樣祝告，他那樣祝告，沒有一個不哼哼的跪求，神氣咯咯走掉。有那不過意的，你三百、他五百的香錢也就收了□幾串。

張天祿心中暗道：不知道那個仙長同那個老僕，可要吃飯麼？忽聽耳邊說道：「好得很，我變個少年人與你一同下館子去吃罷。」張天祿忙收了地攤。還有些老遠來的，已來不及了，只好約他們次日。道士回了寓處，將包袱、布招丟下，走到大門外，但見那短鬚奴同一後生已在門外候著。三人也不問主僕，到了館子裡面，橫七豎八的酒兒菜兒吃了一個盡興。次日早茶過後，又到了城隍廟。那些看病的人山人海，早代他在廟裡借了一間殿子，免得在廟外磕頭禮拜的不好看相。那大家小戶，是有病的沒有一個不送來把他看，沒有一個不手到病除。其時了大全的母親重病，聽見這個消息，便把他請到家去。不料丁家並無少女幼婦在家，老狐大失所望。祝了一次，敲他三百兩銀子。醫了病，即忙要走。丁家因房屋甚多，也叫知恩報恩，就留他住下。張天祿初不敢允許，忽聽老狐道：「我們就住此地，到底容易勾引大戶頭些呢。」因此就在樞密府住下。

這時張天祿是闊式不過了。及至到了黃家，老狐知道黃禮文犯了八陣圖的殺氣，必定不得逃生。無如貪戀著他家同黃猛的一班少年寡婦，有九個都是紅顏絕色，餓虎饑鷹。老狐心生一計，便用了一粒真丹放在黃禮文口裡，代他保住氣息。在這裡快樂幾日，騙他一筆銀子。七日之後，再加一粒真丹，作他加長精神，能起能坐，能言能語。就此討了謝儀出門，然後暗暗將真丹收回，他雖立時斃命，總說不到道士不靈了。老狐同張天祿計議已定，所以教黃猛禁止婢僕擅入東花廳半邊，留道士守壇七日。這都是老狐的圈套，黃猛那知就裡。一些飲食都著人送進東廳第一間，讓他們自搬運。老狐這七日，把那黃家九個嬌婦通身吸到東廳宣淫。初時這些女子如獲珍寶，那知道這個老狐精的採戰法厲害不過，六日之後，忽見這個房裡少娘生著病了，那個房裡的少娘不要吃了，而且奇得很，都是彷彿的溪景。一個個的皆臥牀不起，面如黃紙。黃猛急得沒法，要想請道上順便代看，卻不敢冒昧進去同他說明。其時九個寡婦只有第六個黃強的妻子，身體本強，還不曾□分寸損。到了第六日，老狐便專同他一人取樂。計算日期，這日已是正月初四了。

書中且交代一個人：濟顛僧自去年□月初就出外忙賣塔座盤六百四塊那石頭事件，因何到今日還不曾來到襄陽？也叫事有湊巧，濟公將殷□萬家的事辦完，自己倒到了湖西營查點磚瓦，預備在楊魁處盤桓幾日，就由那邊直奔襄陽。到了湖西，楊魁、陳亮、雷鳴看見師父到來，好不歡喜，連忙將他請到大營裡面。曉得他沒有別個，最是狗肉燒酒要緊。忙著聽差的辦得豐盤滿盞，請他坐下吃喝。韓毓英等在後帳得了信息，也出來見了一見。哈雲飛已經身懷六甲，一個大肚子秤砣精似的也走了出來。濟公見了他，拍手大笑了一陣。哈雲飛被他笑的面紅飛赤，便扯了韓毓英往後就走。濟公忽將那毓英喝住道：「慢走，俺和尚同你有話說。」哈雲飛丟下毓英往裡走，韓毓英復走進前營，見楊魁、陳亮、雷鳴都陪著濟公吃酒，自己癡不癡的站在旁邊，好生沒趣。但濟公把他喊回，卻又一言不發，老把他站在旁邊。楊魁以為濟公拿他取鬧，便說道：「師父衣袖破壞了，要叫你聯一聯。你在此候著他老人家吃完了酒，差使才得到手呢。」濟公聽說，便責備楊魁道：「無許亂說。汝妻乃名門之女，處處皆理法。你如當住師友妄齣戲言，將後夫妻之道，因一個『狎』字，便把個『敬』字遮蓋掉了，則箕帚垢滓，不堪設想。輕則使一生拂逆，重則使家室危疑。以後要代俺謹慎一些才好呢！」

看官，你道濟公聖僧，從來雖在皇上駕前出言吐語都是以玩帶笑的，因何此時突然發這一篇的侃侃正論？列公有所不知，楊魁自從哈雲飛有娠之後，不免皆另眼一點，其間正庶彷彿有些倒置。韓毓英素守女訓，並無一毫在意。濟公既知道細情，也叫杜漸防微，借此規那楊魁一頓。楊魁知道濟公的話暗暗皆有譏諷，自此以後，卻也加意改悔。次年三月哈氏生了一子，到□月韓氏也生了一子，從此一家和樂。也算是聖僧規諫之功。但聖僧向楊魁說了一氣，韓毓英還立在旁邊。濟公道：「你且遠遠的坐一息，俺和尚真有了當不得的大事向你談呢。」韓毓英只得就西面一張椅上坐下，划算道：既有了當不得的大事，他何不同提督去談，因何要把我留在這裡？心中真就疑惑不定。再朝濟公一望，只見他一手抓了一塊狗骨頭，上面牽著些筋而肉面的，再也吃他不動。濟公使用這骨頭在台上敲著，放開那「嘛迷吽」的喉嚨唱道：

多時不唱不開心，俺學那《西遊記》上唱一個唐僧去取經。好好一塊肉，足足有半斤，他弄成個肉連骨，骨連筋，三個二個牙齒帶累著官司打不清。嗚嗚嗚，嗚嗚嗚，肉連骨，骨連筋，骨肉相連最關心。共的祖，合的親，同胞之誼本非輕。設送了那一班磚頭怪、瓦礫精，關起門來當點心。嗚嗚嗚，嗚嗚嗚！

濟公唱著，那楊魁、陳亮、雷鳴見他裝做那種孫行者的形像，不覺引得個哄堂大笑。但濟公嘴裡唱著，兩隻眼睛不住的望著韓毓英。毓英好生疑惑，暗道：我想聖僧這人，時時是鬧笑話，時時是辦頂天立地大事。他今日突然來到此地，斷非是來盤桓；而且他特意把我留下，又對我唱什麼骨肉骨肉的。咳，我知道了。聽前日我的毓賢弟說，要到廣陵甘棠鎮，有一筆田已經五年不去收

租，他想特意去收這筆租谷。仔細想來，莫非毓賢弟在外面鬧出什麼事來嗎？想到此處，忽見外面一個傳事的小校飛奔的跑進來說道：「稟大人，外面蘄王府老人家韓壽到來，雲稱特為求見大人同夫人，有大事面稟。」來校說完，楊魁還未開口，韓毓英跺腳道：「不好了！你們快代我把韓壽傳進來。」小校答應一聲，隨即出外。

就這韓壽一來，又惹得濟公走遍天下，尋找韓毓賢。便把八卦石一事，擱到次年正月，才到黃相府拷老狐，救黃禮文。所有一切的事期，以及韓毓賢、花月英害相思，濟公治病聯婚，並補敘江西取木那一段故事，都因固於篇幅，不及備載。只好九續傳內再接敘罷。